

走进成都杜甫草堂，有影子从历史深处飘出来，有雨滴从历史天空落下来。尽管常常分不清哪些影子来自唐朝，哪些雨滴来自宋朝，但是依旧会切身体会到影子和雨滴哪一个砸在身上最疼。这种疼痛与灵魂有关，与生命有关，与文化有关。

一个高尚的生命曾经在成都草堂有过斑斓的日子，并在59岁之后，在我们的怀念中永驻。岁月流逝，我们对杜甫的仰望也从没有改变。杜甫也没有任何改变，无论是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，还是他在我们心中的位置，都没有改变。

时光是一个蜡烛台，杜甫把自己点亮插在上面，照亮自己的生命，也照亮了世界。即使今天，读他的作品，也仿佛有一双手从诗词里伸出来，把我们的灵魂拎走，我们成了一个空空的壳子，并赋予了我们另一种轻盈，风一吹就化蝶而去。

成都有幸，与杜甫相遇并相知。在成都草堂，他写下240首诗，给这座城、给这段日子。

杜甫写在草堂的作品，是成都的文化高峰，也是杜甫的高峰。作为杜甫的代表作品，更是达到唐诗的一种高度。

千年之后，我们在杜甫的诗作中望眼。

我们借此眺望成都的远方。

对于成都，杜甫诗歌的力量，不在于坚硬，甚至不在于不朽，杜甫诗歌最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彼此都能够读懂。一首诗歌重要的是让两个时代没有了距离，一种与生命有关的感情和思想，用一个个字就表达了，简洁明了。在成都，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。大风怎么吹，打上了杜甫诗歌铆钉的心，依

旧在自己的位置上。

星星的光亮和温暖历史一样遥远，只能仰望。成都的夜晚太冷，人生的夜晚也太冷了，杜甫只能点燃文字取暖。

把动词形容词副词，劈成细细的干柴。于是，我们用杜甫的诗歌取暖。

对于杜甫，身体的前面与后面都有伤口，但是后面的比前面的更疼，来自于自己队伍的刀箭是刀刀见血、箭箭封喉。与屠刀的闪亮相比，那些侮辱与不实更让他沉重，他一向把尊严看得很重，甚至宁愿生命凋零也不让思想蒙尘，名字蒙尘。但是，风太大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幸运地从历史深处逃出来。天才与英雄，要比普通人经历更多苦难的磨砺。世事皆空之后，杜甫学会虚怀若谷，学会包容，学会把岁月留下的伤口当成生命一部分。人生所有应该放弃的东西，在他的生命里都找不到，比如功名，比如利禄。他活着，不再模仿别人，也不重复自己，不追求伟大与崇高。

至此之后，他内外均是淡泊与宁静。一个人没有欲了，悲凉就是坐在一颗星星之上，也望不到他。

杜甫走后一千多年的日子，草堂曾经被月光整体租用。

唐朝月光曾经是一个租客，临走时租金没有够，就拿了一本唐诗抵债。宋朝月光拿宋词当金子没有好使，宋朝月光就生气了，一生气就不走了，同样的租金，宋朝月光住了319年。元明清的月光也在草堂长住。这么多朝代住过之后，草堂已经斑驳了。成都人决定不再出租，把草堂还给了草堂，把天空还给了天空。

色彩在草堂蔓延，草堂开始生动。草堂是成都生动的一个具体细节。许

多历史文化名城，只有历史在，文化不在。比如某古城，古城居民一度将房子出租开商店，原居民搬离古城，古城成了一座商城。空房子不住人，伤房子，历史文化里不住人，伤历史。与月光之间，日子与日子之间，杜甫草堂仿佛是一枚螺钉，小心地把这些不相干的日子连在了一起，把不相干的名字连在了一起，把不相干的故事连在了一起。历史与现实之间，杜甫像是一枚螺钉，把不相干的文化缝合在一起。

生活在杜甫草堂附近的百姓，不去读历史上的文字，也不把脚下的杜甫草堂当神去膜拜。坐在门前石阶上两个下棋的老人，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朴素与亲切。无论怎么辉煌的建筑，无论怎么文化悠久的房子，对于他们来说，都是家。

杜甫草堂是一根城市的肋骨，文化是一根肋骨。

一旦文化被抽走了，夜就塌了，层层堆积的夜色就会塌落下来，把我们掩埋，把希望掩埋。一座没有读书声的城，还是一座城吗？一座没有诗歌的城市，还是一座城市吗？一座没有文化的城市，还是城市吗？杜甫草堂是一盆红红的炭火，不但让人生很温暖，而且让成都很温暖。

浣花溪独自向远方走去，千年了，没有一滴水找回来。

杜甫也向历史深处走去，千年了，他留下的1500首诗歌，依旧在看守人间，看守着美。但是，除了阳光与月光，除了杜甫的诗句，成都现在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。我们把杜甫所有的诗句，做成了一个门环，钉在大门之上。这样，所有的成都人，都能记住家在什么地方，灵魂在什么地方。



周抡园《锦江春色》

从成都走向世界，有许多条路：高速、高铁、飞机、船；从天上、从地上、从水上。但是，从成都走向历史，从成都走向未来，只有两条路：一条是文化，一条还是文化。

文明让生活更美好

主创

摄影大赛

来由神秘的洞子口

□郑光福

沿府河上游5公里处有一小镇。此处沟渠汇集，涛声澎湃，大小桥梁交错，杨柳垂堤，翠竹笼笼，鸟声鸣鸣，至今这一带也有古香古色味儿。这就是来由神秘的成都北门洞子口场镇。

说它来由神秘，其一是它与道家李老君以及道教张道陵有关。明代曹学佺的《蜀中名胜》“道教记上”说：“后汉永寿年间，李老君与张道陵至此，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，老君升座，为道陵说南北斗经，既去，而座隐地中，固成洞穴。”《博物志》说得更神：“唐高骈帅蜀时，取罪人以绳绊其腰，令探浅溪，绳两日方绝，出青山洞天观门矣。”历代诗人还有诗句讴歌，如宋京诗云：“君不见青羊老人飞下天，口宣出道朝群仙。地中神仙捧玉局，异事秘怪于今传。鬼城坤隅地有穴，俗说西与岷山连。嵯峨古观森

伟象，老柏惨澹含风烟。令威已去城墩在，人物自改名依然。亳州宫延焕星斗，真皇行幸祥符年。所记得地近京邑，此独隐晦遐方偏。安得老人浇此心，还我澹泊同古先。”此洞今日在哪里呢？《成都县志》载：“城北有玉局庵。”经实地查考，距洞子口场镇附近有一所由庙改建成的五块石小学，1980年我随市区文物普查队专家去时见其梁柱上，还写有“玉局堂住持僧朱定徒”字样。其二是因乾隆三十一年(1766年)乡人引杨思堰水灌高田，水越沙河之上的桥，桥中筑有暗渡于中，每日里流水淙淙，也可称为洞子。1983年编定的《成都市金牛区地名册》采用了此说。洞子口场历代还有古迹于此，如场外的汉代赛云台，长达两里的杨柳堤，稍远一点的诸葛亮九里堤，以及场内的泰山庙等。

洞子口场镇自古十分繁华，早在清代，赵氏经营的赵凉粉等土产名物，以它那黄凉粉麻辣、白凉粉酸甜吸引着省内外食客(抗日战争时，曾有人在成都用飞机载运凉粉到重庆待客。据赵金山追忆：其父制作时未放蒜，叫带回重庆再放，以防变质)。如今其凉粉的制作方法早已传遍各地。但现在连同洞子口的陈凉粉在内，也不同于先前味道了。

20世纪30年代初期，洞子口归太平乡管，强人曾次金住黑松林独院内(今西金厂区处)，每到夜晚他的爪牙出动抢劫，闹得四邻不安。到抗日战争时期，城内人疏散到洞子口的人多了，曾次金又扩大了在街上的办公地方，借用府河的天然屏障，挡住了通往新繁、彭县、新都方向的行人。强人四方把口子，筑围墙扎寨门，专抢过

往的流动商客和贫苦百姓。他以“严防奸细”为名，设公堂，犯下了累累血债。名为“太平乡”的洞子口，成为成都市郊极为黑暗和混乱的地方。人称洞子口为“抢人口、杀人口”。

解放后，罪大恶极的这个强人于1952年被人民政府枪决。从此洞子口才真正太平。1956年，凤凰乡、站西乡、太平乡合并为一个乡，人们珍惜解放后的太平日子，便定乡名为和平乡；1958年建公社时定名为和平公社。镇上新建的卫生院大楼、中学大楼、商业大楼、文化站茶园等分场镇四周，横跨府河的铁桥人称新桥，连通了西北桥、茶店子金府路。交通的四通八达使洞子口再也不是一处封闭的古场镇。昔日不成街的泰山庙、文光庙、福德庙，现已定为街名。昔日乡镇企业成都洞子口牛肉干厂、鞋厂、酒厂等也云集于场镇四周。为更好管理好场镇居民，到上世纪80年代又建立了洞子口街道办事处，所辖4个居委会，共1.5万余人。每逢赶场天，这座府河的上游第一镇热闹非凡。如今的洞子口早已沧海桑田，没有一个种田人存在了。



《咸亨酒店》黑白木刻 郭继德作于1985年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